



鲁迅思想的民众本位与鲁迅研究的大众化价值

张福贵

摘要: 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态势以及对于鲁迅思想意义的质疑,强化鲁迅思想和鲁迅研究的大众化具有特殊意义。只有完成这种双向的大众化,才能实现“普及鲁迅”的目的。鲁迅同时具有“爱民众”的道德立场与“反民众”的思想立场,对民众从关爱到批判的复杂过程,体现出他对中国民众生存变革和精神变革两步走的思考。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也在于对大众凡俗人生的哲理性启示。

关键词: 鲁迅思想;民众本位;大众价值;人生启示

关于鲁迅思想价值的认识始终是学界和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是区分评价者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的地位被新中国的政治权威确立之后,其思想的价值问题就超越了一般的作家研究范畴,甚至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成为一种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了。在经历了从“学鲁迅”到“鲁迅学”的还原过程之后,出于对“学鲁迅”时代将其思想庸俗化为时代政治工具的反感,出现了质疑鲁迅思想价值的倾向,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种需要深入讨论的学术倾向,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想潮流。其实,无论推崇还是贬损,鲁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视野。鲁迅与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纠结本身,就表明中国社会离不开他。

一、“普及鲁迅”:对鲁迅研究经院化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正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鲁迅思想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亦受到质疑。在这种新的学术境遇中,迫切需要对鲁迅思想进行大众化的阐释,从而使鲁迅走进当代,走近青年受众群体,获得普及性的意义。

除去极个别的声音之外,多数鲁迅研究者对于质疑和贬损鲁迅的思潮的回应,已经不再单纯地从维护其政治地位出发,而更多的是对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肯定。如何认识和理解鲁迅思想的价值,学界仍存在着过度学术化乃至经院化的偏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或价值的大小,并不等同于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鲁迅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其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目标、对象往往是多向的。他因时而作,因事而发,思想和言论似乎比较随意,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缺少系统性和学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时事性的社会批评。在此种情形下,一些研究者从“捍卫鲁迅”出发,为了适应所谓的“学理”和“规范”,改变过去人们对于鲁迅“斗士”形象的单一认识,强化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往往在学理上对鲁迅思想进行有意的放大,并将其哲

学化和体系化,乃至出现一种“玄学化倾向”^①。

毫无疑问,人们将鲁迅思想过度学术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鲁迅思想的地位,使之与近些年来受到追捧的“国学大师”们相抗衡,但过度学术化的结果恰恰使其思想失去了大众性和现实感,使鲁迅成为高高在上的哲人,鲁迅思想亦成为束之高阁的理论。这种把战士变成学者和哲人的努力,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平民情怀和当代意义,既疏离了现实又疏离了大众,反过来也制约了鲁迅思想影响的广度。对于一般读者大众来说,鲁迅的书下了工夫还可以读懂,可是一些研究鲁迅的书即使下了大工夫也很难读懂。学术活动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要用人人都懂的话说出别人不懂或者不太懂的道理,而不是用人人都懂的话去阐释人人都懂的道理。对此,鲁迅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②鲁迅是一个站在大众的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战士,单纯学术化倾向可能使鲁迅研究这门显学成为玄学,一旦成为玄学,就会把本来不太容易读懂的鲁迅变成读不懂的鲁迅,鲁迅就成了“文化木乃伊”,从而使其与当代受众之间的思想间隔进一步扩大。

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是实现思想价值最大化的有效形式和手段。作为形式和手段,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内容做通俗化的阐释,从而达到思想的普及。鲁迅终生的思想追求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变革民众的思想。这种思想生成的目的决定了其思想的属性,所以平民立场是鲁迅思想的本质。他以杂文为利器进行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以现代白话小说的通俗化形式完成对大众麻木灵魂的思想启蒙,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的实践变革。这些活动都说明鲁迅思想是具有世俗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是始于民众而终于民众的。

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命题和阐发思想,使原有的思想增值和普及。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思想状况,针对鲁迅思想所处的舆论环境,强化其思想的大众化和当代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当下鲁迅研究界最急迫的课题之一是“普及鲁迅”,而只有促进鲁迅研究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才能实现“普及鲁迅”的目的。当然,鲁迅研究的通俗化不是思想的摊薄和降低,而是思想价值的扩大化。思想价值是通过对接受者的影响而实现的,接受者愈多,影响愈大,价值也就愈大。

鲁迅世界本身的艰涩也需要使其通俗化和大众化,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和文章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已经很有些“隔”的感觉。现代汉语初生时期的不成熟,使鲁迅的语言在使用上难免生僻、拗口,其所处的政治和人际环境以及自己思想的苦闷彷徨等因素,也都使他的许多作品不够通畅、直白,这也是青少年接受鲁迅的障碍。这也是前一段关于鲁迅作品从中学教材“大撤退”的公开理由。但是,“晦涩”不能成为鲁迅作品撤出中学教材的理由,因为鲁迅的文章总比古代文言文要明白晓畅。即使真的有些晦涩,学生不容易接受,那么教师就要承担起解惑的责任,否则教师的作用就很难显示。正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年轻人并非不喜欢鲁迅,真正影响鲁迅作品被年轻人理解的,也非鲁迅作品本身,而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潮,是教育方法等”原因^③。在当下的思想环境下,鲁迅的价值不在于其理论如何完整,逻辑通畅与否,只要能在平易中表现出其思想的锋芒与对人性洞悉的深刻就足够了。

二、“改造国民性”：“反大众”与“为大众”的表里

我一直对于鲁迅这句话感到困惑,甚至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④身为“民族魂”象征的鲁迅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刻薄而深刻的语言?他对于中国民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近年经历了一系列国际事件和自然灾害之后,面对许多中国人的反应我似乎体味到了当年鲁迅内心的深刻感受。有的学者与我一样,对

^①笔者在2002年的中国鲁迅研究会绍兴年会的大会发言中曾经指出,要注意近年来鲁迅研究中的“玄学化倾向”。

^②鲁迅:《文艺的大众化》,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③钱理群:《说鲁迅难懂是借口》,载《北京晨报》2010年9月13日。

^④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3页。

于鲁迅“把中国的民众忽而看作‘中国的脊梁’,忽而又看作麻木不仁的‘黄脸看客’”^①的思想矛盾表现出困惑。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鲁迅矢志不移的“改造国民性”的立场,与民众精神的麻木状态置于完全对立的境地,以突出鲁迅的精英意识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价值。其实,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民众的思想虽说是对立的,但其思想情感的深处是同情民众的处境并景仰民众的道德的。

鲁迅对于庸众思想上的痛恨应该说到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1908年8月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认同了尼采的“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②的判断。后来通过自身体验,他慨叹说:“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③,并且断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④“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⑤对于民众精神状态的否定,几乎是鲁迅及其一代人的共识。邹容、陈天华、胡适、陈独秀等先驱者们都有对于“庸众”的激烈批判,就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曾慨言:中国民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⑥,认为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应该说,对于五四新文化和鲁迅启蒙思想的价值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否定。当下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思想的式微。中国所有问题的积累和矛盾的加剧都证明了一个思想常识:政治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翻身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成功。

其实,鲁迅对于民众的矛盾态度是一个多层面的思想结构问题。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人们习惯于从思想启蒙的立场来辨析鲁迅个性主义思想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从鲁迅的作品和言论中也似乎表现出这种民众批判意识。但是,我们忽略了评价尺度的二重性和鲁迅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一种是启蒙立场的个性主义思想,一种是道德立场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两种思想情感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是殊途同归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提出:“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⑦实质上这就是鲁迅同时具有“爱大众”的道德立场与“反大众”的思想立场的生动体现。大众立场不一定就是以爱大众的形式直接表达的,可能以另一种相反的方式——“反大众”的方式表现出来。本质上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对立,拯救和毁灭肯定不是同一种目的。我们可以说鲁迅正是通过批判大众的愚昧而表现出为大众的目的的。

应该对鲁迅文化批判的思想主张和个性气质进行整体认识,其性格、观念的形成与生存环境是一种对应关系:思想主张的偏激来自于思想的深刻和历史感受的沉重;个性气质的激烈、尖刻源于对批判对象反感的强烈,表明了鲁迅对于“恶”的决绝态度;多疑的性格的形成是来自于上当受骗过多,而上当受骗是因为单纯善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恨之深缘于爱之切。鲁迅对于民众的激烈批判,是因为他对民众的普遍不觉悟状态的焦虑。“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⑧,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工作是维护民众自己不懂得维护的基本人权:“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⑨的循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⑩静夜的思考是最深沉的痛,鲁迅与民众的关系,主要不是政治上经济上所体现的阶级关

①潘知常:《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2005年3月27日清华大学讲演。参见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ac10d635eefdc8d376ee3230.html>。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③鲁迅:《这个与那个》,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140页。

④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

⑤鲁迅:《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366页。

⑥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5页。

⑦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80页。

⑧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⑨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13页。

⑩鲁迅:《“这也是生活……”》,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01页。

系,而是觉醒者面对梦者垂死而槌呼不起的悲愤,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人性情怀。“创作总根于爱”^①,即使鲁迅后来对于民众政治上的肯定也只是对于一种群体功能的功能判断:“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②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民众精神状态的认同。否则,他就不会在去世前还说:“‘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③与此同时,他还在致友人的信中指出:“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④

由此可见,鲁迅的大众立场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赞颂民众和批判民众。如果说鲁迅是以拒绝大众为思想基础的,那么他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和对于民众的批判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可是我们从鲁迅的思想中明显看出这两种批判的思想与情感差别,甚至与他对于知识阶级的批判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在批判时深蕴其中的痛至骨髓的同情和伤感。民众关怀是鲁迅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民众精神的关注是他对民众关注的核心。在批判民众思想的愚昧的时候,你能切身感受到鲁迅对于阿Q、祥林嫂、闰土们的深切的同情。否则的话,我们也不会感到他笔下的劳动民众是如此的可怜和可悲。

在考察鲁迅的思想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其言论的第一层面:否定;还要看到其下的第二层面:关爱。在看到鲁迅批判民众的时候,不能忽略鲁迅为何而批判的问题,不能忽略鲁迅对民众从关爱到批判的复杂过程,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他对于中国民众生存变革和精神变革两步走的思考。

顾晓军在狂文《打倒鲁迅!》中称“民众是供我们爱的,而不是供我们去骂的”^⑤。鲁迅对于民众的批判就是要实现他对于民众关爱的目的——“致人性于全”^⑥,使“非人”成其为人。他对于民众的关爱既表现为道德性的景仰,更表现为思想上的批判。当这种思想判断的矛盾令人不解的时候,我们用表里、层次差异的结构分析,就可以读懂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最后的希望所在,其实是在“致人性于全”之后的中国人,他否定传统的中国人也就是为了促成现代中国人的生成。因此,鲁迅对于民众的批判不能否定其民间立场或平民意识的本质,同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一样,最终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奴隶文化:“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个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⑦“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⑧有的学者认为鲁迅这种“恨之深切”是源自于缺少自我反思:“启蒙者对自身行为不做反思,将所有问题都归结在启蒙对象身上,这自然会导致其对后者不满情绪的加剧。这种情绪积蓄至极点,便是怨恨心理的爆发。”^⑨其实,我们都知道鲁迅是善于自我反思的,而且必须再一次申明他批判的不是民众本身,而是产生这样的民众的历史与文化。1936年华北危机之际,有人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懂得团结御敌,而鲁迅认为“一盘散沙”也是“沙皇”的“治绩”^⑩。如果把其批判局限于民众自身,就降低和缩小了鲁迅思想的价值。

鲁迅思想中的大众立场和启蒙精神都是始于民众而终于民众的。“与民众同行又保持距离,这是鲁迅的选择。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鲁迅一生所做的,一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地位,二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精神状态。这也正是他的‘立人’思想在指向大众时的基本

①鲁迅:《小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

②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③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④鲁迅:《致尤炳圻》,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83页。

⑤顾晓军:《顾晓军主义:从打倒鲁迅开始》,载《今日新闻网》,《新闻论坛》,2009年2月24日, <http://www.nownews.com/2009/02/24/142-2412845.htm>。

⑥鲁迅:《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35页。

⑦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17页。

⑧鲁迅:《复仇(二)》,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178页。

⑨路文彬:《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载《书屋》2003年第1期。

⑩鲁迅:《沙》,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49页。

内涵。鲁迅终其一生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他一边向奴隶主发出愤怒的断喝,一边向奴隶发出站起来的呼喊,并且让奴隶们认识自己身上的各种劣根性,以求将来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和奴隶主的历史循环。”^①归根结底,20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立场在思想本质上就是大众立场。个人情怀和民族情怀都表现为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没有关心也就没有批判。这就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对于民众的态度表面看起来不一致的原因。

三、“日常化”:鲁迅思想的大众化价值

对鲁迅的评价标示着一个时代的主体特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从拒斥、贬损鲁迅到开始怀念和赞赏鲁迅都体现出了这种时代特征。官方赞赏鲁迅,意图是为了社会安定;民间赞赏鲁迅,则可能是因为社会腐朽或民众觉醒的时代需要。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娱乐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麻痹,更何况是全民的低俗娱乐。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对历史文化、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更在于对民众凡俗人生的日常化的启示上。

鲁迅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经典,因而具有了历史性和当代性,而经典的价值是无限的。过去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是将其作为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而着重于历史的、学理的观照。可是,“任何历史研究和重新评价都是为了寻求对象的当代意义,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当代意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直接目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思想都必须于现在有益或有效。因此,追寻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就应该成为当下鲁迅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当我们把当年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基本思想移入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中,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对应关系,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似乎共存于同一时空。”^②新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虽然变换了语码纳入了新的时代语境之中,但其新概念所覆盖的仍是鲁迅所关注、思考过的问题。

鲁迅一生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历史的重大命题,如“改造国民性”、“立人”、“拿来主义”、“改革”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人们仍未解决好这些重大命题,而近年来出现的重评鲁迅的思潮也使我们反思,鲁迅在中国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思想价值是否被过多地强调和发挥,而相对忽略了作为一个哲人所具有的对普通人的人生的指导价值?

比如,过去我们在研究鲁迅时,往往是寻找和强调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探讨其思想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而相对忽略了其思想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于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日常生活的表现,我们也常常要做深度的阐释,发掘其宏大的意义,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表明作品的伟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能始终生活在崇高或向往崇高之中,衣食住行等日常化的生活逻辑和人生伦理才是最真实而普遍的需求。鲁迅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这种一般的、日常的人生意义上。或者说鲁迅思想的价值就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把鲁迅思想的这一价值进一步凸显和强化,才能使他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更亲近,更具有持久和普遍的意义。而一般的日常化的人生启示有时候恰恰最容易走近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引起大众恒久的关注。熟读鲁迅,我们发现今天生活中遇到的或明天可能遇到的事情,鲁迅昨天就已经想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恰恰建立在对凡俗的日常生活的洞悉之上,一般人的感受和经历经过鲁迅的概括就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至理名言。“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③这一段话,正是鲁迅从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得来,其思想的精辟对于尚未走上社会的青少年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激励和启示作用。

关于勤奋,他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

①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一)》,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

②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③鲁迅:《故乡》,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页。

枯燥了。”^①他甚至于把对时间的浪费上升为一种严峻的人际关系的高度来认识：“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②关于天才，他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③而鲁迅感受最深的还是先驱者的悲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④“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⑤“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⑥最后，他得出一个悲伤的结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⑦没有痛入骨髓的感受是不会反复发出此类慨叹的，而当后来者身处此情此景之中对于鲁迅的慨叹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上述种种都体现出鲁迅于凡俗中见真理的深刻，这种对凡俗人生的独特的、日常的体悟才更见其思想价值的普遍意义。鲁迅是伟大的，他的伟大既体现在他对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上，也体现在个人情怀的日常叙事中。正因为这样，鲁迅的思想才具有了真正的经典意义。“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⑧当你读到这位哲人在近百年前的精辟判断，你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慨叹。

● 作者简介：张福贵，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文学学院院长兼国际语言学院院长；吉林 长春 130000。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 鲁迅：《致颜黎民》，载《鲁迅全集》第13卷，第357页。

② 鲁迅：《门外文谈》，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

③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168页。

④ 鲁迅：《无花的蔷薇》，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

⑤ 鲁迅：《寸铁》，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⑥ 鲁迅：《这个与那个》，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140页。

⑦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

⑧ 鲁迅：《小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